

上海老北站地区的历史风貌保护与规划探索

Exploration on Conservation and Renewal Planning of Shanghai Old North Station Area

陈 飞 周 俭 CHEN Fei, ZHOU Jian

摘 要 老北站地处华洋交界地带,是上海的“陆上门户”,近代海派建筑荟萃,名人故居和历史遗迹众多,是上海近代百年发展历史的重要缩影,具有极为重要的保护价值。为落实2017年上海市政府对旧改地块中的历史建筑从“拆、改、留”到“留、改、拆”转变的要求,《老北站地区风貌保护研究及城市设计》秉承成片保护和分级分类保护的原则,从保护历史风貌出发,构建了由历史建筑、历史街巷、地块肌理等历史风貌要素为主体的保护体系。由于北站区域内涉及大量的旧改地块,规划从保护出发,探讨了容积率的局部转移、住宅建筑的高度面宽的突破、统筹地面地下交通组织等技术方法,为保护规划的有效落地做了积极的探索。

Abstract The Shanghai old North Station Area is the gateway of Shanghai, located on the Concession border. There are numerous modern style buildings, celebrities' former residences and historical sites. It bears witness to the Shanghai's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century and has great value of protection. In 2017, Shanghai government introduced 'protection priority principle' when dealing with historical buildings. Based on this background,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historical landscape 'the Old North Station Area Conservation Planning and Urban Design' sets a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protection which jointly takes historic buildings, streets and block texture as main elements. Also, the planning made a positive exploration of development right transfer, residential construction exceptions and ground and underground traffic coordination. Therefore, this planning ensures this area, which involves multiple plots that need to be renewed, to be implemented.

关键词 老北站地区 | 历史风貌景观 | 保护与更新 | 可行性探索

Keywords Shanghai old North Station Area | Historic landscape | Protection and renewal | Feasibility exploration

文章编号 1673-8985 (2017) 06-0042-07 中图分类号 TU981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

陈 飞

高密度区域智能城镇化协同创新中心

特聘研究员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副总工,博士

周 俭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高密度

人居环境生态与节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院长

0 引言

老北站位于上海市天目东路宝山路路口,又称上海北火车站,俗称老北站,1950年至1987年间曾称上海站,1987年上海火车站(新客站)建成后停用。老北站于1908年4月开始建造,次年7月竣工,取名沪宁车站。这个车站是一幢集办公、候车、售票于一体的4层英式洋房,1937年抗战爆发被日军炸毁,目前在原址上按原来的建筑式样依原比例80%建造了上海铁路博物馆(图1)。

一直以来老北站地区的历史风貌价值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在2016年8月之前都是作为上

海市的旧改基地为人所知。在2003年上海市划定中心城12片历史文化风貌区时并未被纳入其中,虽在2016年有3个街坊被划入风貌扩区名单,但也没有编制过专门的保护规划。之前的控规基本上延续了常规的旧改思路,除了个别历史建筑被要求保护保留外,其他区域都可以推平重建,新建容积率居住地块2.5,商办地块4.0。在2015年编制的苏河湾城市设计中,老北站区域只是苏河湾的边缘地段,但由于地处浙江路绿地的中心轴线位置,在海宁路浙江北路口,规划要布置两座300 m超高层地标建筑作为空间轴线的收头。可想而知,这样的规划条件将

给老北站地区的历史肌理和空间形态带来多大的冲击。

2016年8月,老北站的命运走向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这起源于同济大学阮仪三教授写给时任市委书记韩正的一封信。信中,阮教授对均益里个别建筑被拆一事痛心疾首,他向书记恳切地阐述了“老北站”地区的历史文化价值,指出“老北站”是对上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空间,不仅是上海的乡愁载体,更是城市历史文脉的重要标志。韩正书记迅速做了批复,要求必须保护“老北站”的历史风貌,“千万不存留遗憾”! 2017年春节期间,韩书记亲自视察老北站范围内最大的旧改项目“安康苑”,提出了要保护历史街道和成片保护历史街坊的要求;2017年5月,韩书记又提出对待旧改地块中的历史建筑,要从“拆、改、留”转变为“留、改、拆”;很快,市规土局风貌处通过快速甄别,出台了《外环内旧改项目所在街坊保护要求》,将旧改街坊划分为“成片保护”、“局部保护”、“零星保护”和“无保护要求”4个控制等级,老北站区域内14个街坊中,被划定了8块成片保护、1块局部保护和4块零星保护。这些街坊被要求暂停原控规的执行,从风貌保护要求出发,重新制定设计方案和实施计划,重新明确控制和建设要求,同时开展相关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工作。老北站地区终于等来了保护的春风。

本次老北站地区历史风貌保护研究,重点围绕老北站站场核心区周边500 m左右范围历史风貌尚存的街坊,占地约55 hm² (图2)。在这个范围内涉及的地块几乎全是旧改地块,其中安康苑、华兴新城已经是开发商手中的毛地,新建量已经有出让合同约定难以更改;北站新城是区里“十三五”重点旧改推进地块,2018年前必须要完成居民动迁工作,更新成本基本锁定;宝丰苑也是旧改地块,但尚未纳入近期实施计划,尚有调剂的余地。老北站地区虽然历史风貌尚存,但是物质环境破败,居住人员混杂,当地居民积攒了近20年的改造愿望十分强烈,这些客观存在的情况使得该地区面临着必须短期内改善民生和平衡动迁成本的巨大压力,这也给保护规划的落地带来极大的挑战。



图1 北站大楼的变迁
资料来源:网络。

1 上海的“陆上门户”——老北站的保护价值

老北站是中国铁路兴起的标志,淞沪(1898)、沪宁(1908)、沪杭铁路(1916)的建成通车,见证了中国铁路从无到有、从艰难起步到繁荣发展的历史。由铁路带来的客流、物流和信息流在此汇聚,北站作为上海“陆上门户”,不仅将上海和长三角,更是和全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开站初期,每天有10对旅客列车出发和到达,1 000多名旅客在此上下车,20车货物到达,棉纱、蚕茧、火柴、肥皂、时髦的服装、当天出版的报纸都通过铁路昼夜传递。

北站建成后,最直接的影响是带动周边地区的开发建设。由于交通设施的便利,同时地处华洋交界地带,老北站地区借助人物流的集聚在短时期内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的过程,街道四通八达,里坊弄巷密布,商业、文化、会馆、居住、学校、工业等城市功能日益完善。目前老北站地区仍保留了大量完整的历史风貌:安庆路、康乐路、浙江北路、山西北路等道路保留着较为完整的历史尺度和原貌;均益里、华安坊、来安里等里弄规模大,格局完整;还有大量的包括吴昌硕、虞洽卿、李经方(李鸿章之子)、杭榭英等名人故居,见证了当年大批华界文化和民族工商业精英在此集聚和创业奋起的历史,因而老北站地区对于上海城市发展而言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保护价值。

1.1 历史文化价值

老北站地区是上海近代城市百年发展历史的缩影。老北站地区兴衰演变过程大致可分为5个阶段:1898—1909年铁路发展,城市建设开始兴起;1909—1932后北站落成,房地产业快速发展;1932—1949年战争爆发,地处租界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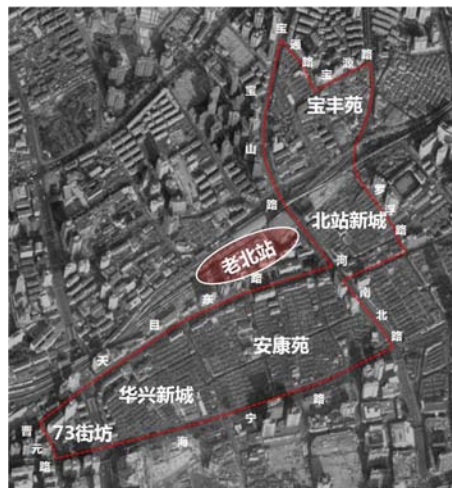


图2 规划范围与旧改项目分布图
资料来源:《老北站地区风貌保护研究及城市设计》。

以留存;1949—1987年改革开放,地区商业繁荣昌盛;1987—2017年客站西迁,人流转移导致衰败。从清末时期的传统村落,到民国初期租界扩张与华界自治的抗争,再到工人运动革命、两次抗战和解放战争,各个时期都能在老北站地区找到城市发展的见证。

同时,老北站地区作为上海近代华界奋起的肇始地,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历史见证,如北站大楼和铁路管理局大楼见证了中国的铁路发展,商务印书馆和五卅运动总工会旧址见证了上海工人运动的风起云涌,华兴坊的《热血日报》报社旧址和专门印刷党中央文件刊物的协盛印刷厂见证了当年的红色革命运动,不给日本人画画的杭榭英画室等也见证了当年民族文化和工商业精英奋起抗争的历史。

1.2 空间形态价值

老北站地区也是典型的由交通设施带动发展的城市地区的历史样本。北站建设前,该区域是一片芦苇丛生的荒地;北站建成后,通达北站



图3 老北站历史地图
资料来源:《岁月印痕——穿越百年闸北》。

的天目东路—宝山路一带很快发展为华界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之一。从功能分布上看,北站地区呈现出极为典型的交通枢纽区域的功能特点,沿街店铺密布,通向北站的南北向街道两侧餐饮类居多,街坊内还有不少旅社、仓库等功能,明显是为交通枢纽的人流、货流的集散服务;又如北站地区现存大量的同乡会馆旧址也反映了当时外来人口的集散极为频繁。从空间格局看,北站地区也展现了它的独特性,街坊内部的主弄几乎都是南北向的,这也便于人们以最便捷的路径联通北站。

另外,老北站地区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城市生长扩张过程。从历史地图上看,华界与租界的道路几乎是无缝对接,路网格局和尺度都较好地延续了租界的特点,集中反映了当时华界较高的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图3)。

1.3 建筑风貌价值

老北站地区是近代海派建筑荟萃地,更是石库门里弄建筑的博物馆。老北站地区历史建筑以石库门里弄建筑为主,集中建设于民国至抗战前期,历史风貌总体保存状况较好,基本功能也得以延续,不同时期的石库门里弄都能在此找到,如早期的石库门里弄来安里、余庆里,中期的福荫里、吉庆里,晚期的同发里、颐福里等,还有广式里弄(钱江新村);有新式里弄(宝生里)等(图4)。

另外,老北站地区建筑类型丰富,尤其住宅建筑风格多样:有西班牙风格的联排别墅(均益里),有殖民地外廊式公寓(虞洽卿寓所),有中西合璧式花园洋房(梁氏民宅),有江南水乡传统四合院(钱氏民宅),还有折中主义风格的



图4 里弄建筑类型汇总图
资料来源:《老北站地区风貌保护研究及城市设计》。



图5 历史建筑类型汇总图
资料来源:《老北站地区风貌保护研究及城市设计》。

山西大剧院。这些丰富多样的近代历史建筑反映了中西文化的有机结合,体现了上海海派建筑海纳百川的特色魅力(图5)。

2 规划理念——历史保护与风貌保护的结合

通常我们所说的历史保护是保护有历史价值的空间和物质载体,如某个建筑的年代久远,反映了当时的建造水准和设计思潮,或者曾经住过某位名人,又或者发生过著名的事件等,为后人研究当时的历史提供依据和见证,因而具有历史保护价值,也可依据其价值的不同特点

再细分为人文、科学、建筑或艺术价值等,再根据其价值的珍贵程度确定不同的保护等级和要求。“原真性”是历史价值的核心,一幢历史建筑若被拆除,哪怕复建得一模一样,历史价值也不存在了,因为“原真性”没有了,已经成了“假古董”,因此历史保护措施的主旨是保护这些有价值的历史信息的“原真性”。

然而城市历史地区的风貌保护却不仅仅是历史价值的保护,还包含历史风貌景观保护的内容。历史风貌是指某个城市区域保存着某个历史时期的建筑、空间和景观特征的总和,而“风貌”的价值更多地基于其“可读性”。“可读性”是人类理解环境和认可文化的前提。“人类精神基本上通过使用认知的分类学、类别和图式,试图赋予世界以意义来起作用,而建成的环境是这些图式的有形的表现、有形的要素,不仅造成可见的、稳定的文化类别,同时还含有意



图6 保留特色构建建筑处置效果图
资料来源:《老北站地区风貌保护研究及城市设计》。

义,那就是如果当它们与人们的图式相适合时,它们的含义也可被译解。”^[1]人们通过将看到的形象与头脑中的“图式”^①(译码)相对照,来理解环境,并决定对环境的认可程度。还是以复建建筑为例,虽然“假古董”丧失了历史价值,但是其呈现的历史建筑的原有样式已经成为人们认知历史地区的一种“图式”,仍然具备风貌价值。

人们认识环境的过程是心中的信码图式与建成环境中得到的线索相对照来对建成环境进行判断,而这样的线索要足够清晰和完整才能帮助人们作判断。也许某一地区会有一两处特别的历史建筑成为整个空间系统中的标志物,但是若除了这些标志性的建筑外,其他都是新的风格的建筑、新的尺度的空间,人们得到的历史信息是零碎的,不会感觉到是在一个历史地区内活动,也就无法有效地感知当地的历史和文化。历史地区建筑保护的争论一般都集中于大量的一般历史建筑,到底该不该留?留多少?怎样留?而这些大量的、历史价值和风貌价值并不突出的一般历史建筑往往既是历史风貌基础信息的提供者,同时又是质量较差迫切需要更新改造的对象。一般历史建筑由于历史价值和风貌价值并不突出,采取复建或特色要素保护或是较为现实的选择。虽然复建和

特色要素保护的建筑严格来讲并不再具备历史价值,但其展示的风貌特征还是有助于将原本零散的历史要素信息串连成一个连续历史语境,增强历史风貌的完整性和可读性。因而,就历史地区而言,历史保护和风貌保护是同样重要的(图6)。

3 保护构架——分类分级

历史街区的历史风貌价值主要依附于建筑、空间和肌理之上,对这3类承载历史风貌信息的载体进行合理有效的保护与控制,是构建保护体系的基础。

3.1 历史建筑的保护

老北站将历史建筑按保护措施分为4类:第一类是有保护身份的历史建筑,包括各级文保点和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按照文保和优秀历史建筑的保护要求予以保护保留;第二类是历史价值和风貌价值都较高的历史建筑,以保留修缮为主,保留或恢复建筑原有外立面特征或室内特色装饰,室内可依据功能需要进行调整;第三类主要针对历史价值一般、风貌价值尚可的建筑,可进行落架复建,但需保持建筑原有外立面风貌特色,室内可依据功能需要进行改造;第四类为历史价值和风貌价值都一般



图7 建筑保护更新措施图
资料来源:《老北站地区风貌保护研究及城市设计》。



图8 风貌道路街巷保护措施图
资料来源:《老北站地区风貌保护研究及城市设计》。



图9 原控规道路红线调整图
资料来源:《老北站地区风貌保护研究及城市设计》。

注释 ①“图式”是特定的社会群体通过共同的社会生活产生的一种共识,是被社会群体共同认可的抽象化的形象,而且这些抽象化的形象都含有特定的含义,因而可以起到“译码”的作用,所以不同的环境形象会按照群体认同的各种形式产生意义从而被人理解。“图式”是物质环境、社会生活、历史文化等各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因而可以使人产生相应的联想。



图10 安庆路街道空间保护与整治效果图
资料来源:《老北站地区风貌保护研究及城市设计》。

的建筑,保留建筑特色要素构件,其他部分允许依据功能需要进行改变。虽然第三、四类建筑已经不属于历史保护的范畴,但是对历史地区的风貌完整性还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的(图7)。

3.2 历史空间的保护

人们对历史地区的风貌体验不可能局限在某一固定的点上,而是通过散步、逛街、购物、观光等活动在一个连续的空间移动中获得切身的感受,在这样一个动态的连续的过程中,不仅是历史建筑会传递直观的信息,空间尺度、界面特征等也会让人感受到不一样的风貌特色,因而历史路径已不仅仅是交通功能,其本身便具备风貌价值。在老北站地区,历史空间的主要载体是道路和弄巷。

对历史空间的保护,首先是格局的保护,主要是保护原有的道路弄巷的布局和走向,为此对原控规局部道路红线进行局部调整,缩减规划道路红线宽度和转弯半径,如保留现有安庆路、康乐路、山西北路和东新民路的道路线型和宽度不变,延续原有空间尺度;保留街坊内南北向的主弄和规模较大的里弄单元的鱼骨状的支弄格局(图8-图9)。

作为历史风貌信息感知的主要路径,历史信息线索的连续性就显得十分重要,因而也就不难理解同样风貌和质量品质的历史建筑,分布在路径两侧的要比分布在地块内的风貌价值更高。在老北站地区,尽可能地保留沿街历史建筑,部分历史建筑由于质量问题必须更新,也要求原拆原建,即按照原来的位置、高度、式样重新建设,以保留原有的沿街建筑的立面特征;哪



图11 吉庆里主弄空间保护与整治效果图
资料来源:《老北站地区风貌保护研究及城市设计》。

怕是新建的沿街建筑,也要保持原有的退界、高度,这样才能让人们行走于这些街道时仍能感受原有的历史风貌特征(图10-图11)。

3.3 历史肌理的保护

城市中的历史地区都在漫长时间以内以其特有的“内在规则”逐渐建设和演变形成,肌理就是这些“内在规则”的主要表现。肌理通常由地块界线和地块内的建筑组合关系构成,地块界线反映的是空间规模,建筑组合关系反映的是空间秩序。然而这种“内在规则”在现代城市规划和建设的模式下被彻底改变了,典型的表现就是地块单元的合并与空间尺度的放大,虽然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联系,但在大多数情形下,因为追求经济的规模和发展速度等方面的考虑而放弃了城市原有地块单元的界线,从而为空间尺度的放大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和余地。空间尺度以及相应的建筑尺度的放大,建筑数量的减少,组合关系变得松散及单调,使城市空间类型的多样性减少,肌理质感随之趋于平淡。历史肌理的保护价值,一方面是一些典型的肌理本身就具有空间类型学的价值,另一方面是在规划中通过对地块界线和建筑组合方式的管控,可以缓解新建建筑在空间体量上与历史环境的冲突和差异,使新建建筑能有机融入历史环境中。

在老北站的风貌评估中,将历史肌理的保护归为3类(图12)。A类肌理通常是指地块规模较大、建筑布局有序、格局完整或具有一定典型性的地块。这类肌理要求整体保留,即地块范围不变,建筑布局不变。B类肌理地块规模较小,肌理格局较为零碎,保护措施为局部调整,即建



图12 肌理保护措施图
资料来源:《老北站地区风貌保护研究及城市设计》。

筑布局结构不变,地块边界形状和个别建筑位置可结合方案进行微调,如增加小型开敞空间或绿地,优化高密度的生活环境;又如其内的建筑若需新建,则也要保持原有的布局关系。C类是允许肌理更新的地块,即地块可合并,布局可调整。从北站地区的方案来看,A、B类肌理基本占据大半壁江山,较好地保持了整体的历史特征和风貌意向。对肌理的保护,实质上是通过将隐含的“历史规则”明晰化来指导新建筑与历史环境达成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说,“保护”既是认识城市、指导城市建设的观念和尺度,也是规划设计的方法^[2]。

4 规划落地——突破与创新

虽然划定保护对象、制定保护框架是保护规划的核心内容,但是保护规划要想落地,确实要有效地协调保护与更新的关系,如平衡更新成本、解决交通集散等现实问题才是保护规划可落地的关键。

如北站新城地块被划定为成片保护街坊,虽然尚未出让,但由于是区里近期旧改的重点推进地块,巨大的动迁成本成为成片保护目标落地的客观阻碍。规划采用开发容量在区域内转移的手段,将73号街坊和宝丰苑街坊纳入方案整体统筹,将北站新城地块的部分容量分散

转移至上述两块街坊,从而保证了北站新城地块旧改推进的经济可行性(图13)。

而华兴新城和安康苑属于毛地地块,扩大成片保护的区域的同时又要维持地块新建总量不变,只有将高层建设范围压缩到尽可能小的区域。规划一方面将开发量在各自地块内进行转移和集中,另一方面在规划技术管理方面进行大胆的突破创新,如在保证安全和日照条件的前提下,允许住宅高度突破100 m、面宽突破60 m等,经过多轮方案推演,最后才在保护和开发之间找到平衡点,使得成片保护的历史肌理接近用地范围的60%,尤其是22和25号街坊完全不设高层建筑,基本实现成片保护的目标(图14)。

解决交通问题也是为了使对历史风貌街道的保护具有可行性。依据保护优先原则,以供定需,以缩减道路红线宽度、提升路网密度、减小转弯半径为主要手段,对原控规局部道路红线进行局部调整。在保持现有道路宽度的前提下,要使现有的街道空间支撑超过2倍于现有建筑量的高强度开发和日常运转,交通组织的解决方案也成为保护规划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规划通过贯穿华兴新城和安康苑整体设置的一条地下通道,单向2车道,重点服务两大地块内建筑的到发性需求,将车行交通主要集中在地下一层解决,结合地面路网布局,康乐路南、北两侧设置进口,进入地下后向东西两侧分流,并在公共通道、山西北路设置出口(图15)。地面主要用于临时通达,维持较好的步行环境;充分利用地下空间建设多层通车库,同时结合周边地铁站点,设计以公交为主导、以供定需的交通模式来全方位解决交通问题。

5 结语——关于保护的理想

20世纪70年代,博洛尼亚在世界上第一次提出了“把人和房子一起保护”的口号,随着1974年欧洲议会上对这一思想的肯定,“整体性保护”已经成为城市历史地区保护与发展的“唯一有效的准则”^[2]和全世界历史保护工作者的共同理想。可以说“把人和房子一起保护”这句话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意思:首先,



图13 北站新城地块原控规方案与本轮方案对比图
资料来源:《老北站地区风貌保护研究及城市设计》。



图14 老北站地区整体规划方案效果图
资料来源:《老北站地区风貌保护研究及城市设计》。

说明使用者和建筑对历史保护来说是同样重要的;其次,历史地区是一个复杂的人类实践的混合物,特定场所中的实践活动形成的大众化的用途和功能也应得到保护和延续,不然保护规划将有巨大的局限性并且要冒失败的风险^[2]。博洛尼亚的保护规划反映了人们对历史城市发展方向的思考,明确了“为什么要保护”和“为谁而保护”。

近几年上海在保护领域的一大突破就是实现了“留房不留人”,曾经的“动拆迁”的政策

(即居民被动迁,房屋也要被拆除)导致许多不具备法律保护身份的一般历史建筑(即非文保和非优秀历史建筑)难以保留,直到近期出台了“保护性征收”政策,才填补了这困扰上海保护多年的漏洞。“留房不留人”的政策虽然使我们可以保护历史建筑方面实现应保尽保,但“整体性保护”并不只是保护历史建筑,还要保护历史街区的生活。而在现有的旧改政策和更新模式下,我们用尽了规划的手段,也只是留住了历史街区的躯壳,却丢失了她的“灵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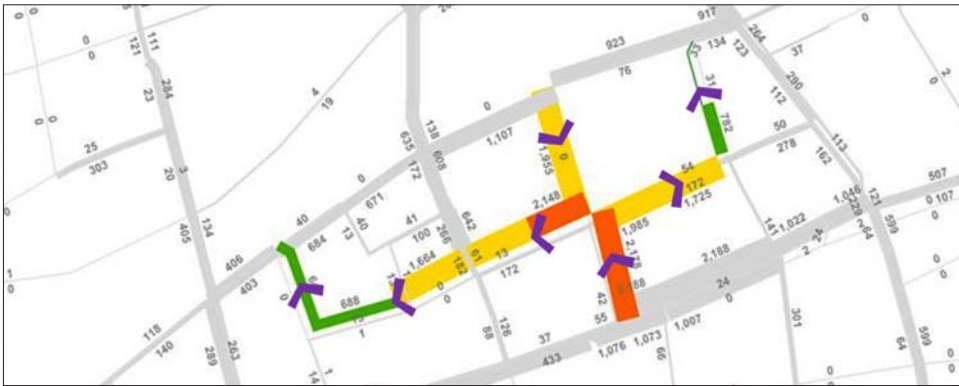


图15 地下通道交通组织图及早高峰饱和度分析图示意图
资料来源:《老北站地区风貌保护研究及城市设计》。

一方面,动拆迁的经济成本决定了街区中新建的住宅售价预期都将不少于20万/m²,这只看不见的“手”直接野蛮粗暴地将原有的社会结构横扫一净,除了极少数富豪,原有的居民根本没有再回来居住的机会。另一方面,被保留下来的老房子由于房型、地段的稀缺,若修缮后作为整栋的住宅销售,必然是天价中的天价,相较于原有居民得到的动迁款而言,巨大的落差难免造成被动迁居民的不满。为了防范不能预见的事件,管理部门与开发商约定,保留下来的历史建筑产权只能持有,不能作为住宅销售,只能作为酒店、办公、文化、零售或餐饮,对标的是新天地和田子坊,由此带来的荒谬后果是作为居住建筑的里弄却再也不能作为住宅使用了。更为要命的是,居民整体动迁后再集中建设的模式,抽空历史街区的人气和活力,在新的楼盘销售和商铺招商前,整片街区宛若死城,每每站在旧改基地里,看着废墟上残存的历史建筑风雨飘摇,看着曾经生气勃勃的弄堂人去楼空,看着曾经车水马龙的街道冷冷清清,不禁恍惚那片我们费心竭力要保护的历史街区到底是“活着”还是“死了”。

可以说目前我们对于里弄也好,对于历史街区也好,大量的保护工作还只是停留在物质空间层面,距离真正的“整体式保护”还很远。而上海已经从外延式扩张转向内涵式发展,可以预见未来几年城市更新将成为发展的主旋律之一,历史街区面临的挑战将越发严峻,老北站地区通过这轮历史风貌评估新增约13万的保护

保留历史建筑,在未来的城市更新中,这批大量的历史建筑不可能也不应该全部作为“新天地”或“田子坊”。如何能让历史街区即保持历史风貌,又提升物质环境品质,还能延续活力,避免断裂式的功能和社会结构更迭,如何改变目前这种“脱胎换骨”式的“保护”实施方式,是下一步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保罗·安德鲁. 重新建立一种新的平衡[J]. 时代建筑, 2000(1):47-48.
ANDREW P. Rebuilding a new balance[J]. Time Architecture, 2000(1):47-48.
- [2] 张松. 历史城市保护学导论——文化遗产和历史环境保护的一种整体性方法[M].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1.
ZHANG Song. An introduction to integrated conservation: a way for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e heritage and historic environment[M]. Shanghai: Shanghai Scientific & Technical Publishers, 2001.
- [3] 柯林·罗, 弗瑞德·科特. 拼贴城市[M]. 童明, 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3.
ROWE C, KOETTER F. Collage city[M]. TONG Ming, translate.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2003.
- [4] 凯文·林奇. 城市意象[M]. 方益萍, 何晓军, 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1.
LYNCH K. The image of the city[M]. FANG Yiping, HE Xiaojun, translate.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2001.
- [5] 西村幸夫+历史街区研究会. 城市风景规划——欧美景观控制方法与实务[M]. 张松, 蔡敦达, 译.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4.

Nishimura Yukio + Machinamikenkyukai. Conservation planning for urban landscape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M]. ZHANG Song, CAI Dunda, translate. Shanghai: Shanghai Scientific & Technical Publishers, 2004.

- [6] 范文兵. 上海里弄的保护与更新[D]. 上海:同济大学, 2001.

FAN Wenbing. The conservation and renewal of Lilong housing in Shanghai[D]. Shanghai: Tongji University, 2001.

- [7] 林林. 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真实性研究[D]. 上海:同济大学, 2002.

LIN Lin. Study on the authenticity in the con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D]. Shanghai: Tongji University, 2002.

- [8] 陈飞. 探索城市历史地区保护的有效控制与管理——以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的实践为例[D]. 上海:同济大学, 2009.

CHEN Fei. Study on the validity of conservation planning and urban planning administration for the historic areas: the case of Shanghai[D]. Shanghai: Tongji University, 2009.

- [9] 上海市闸北区档案局, 上海市闸北区地方志办公室. 闸北老建筑印痕[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5.

Shanghai Zhabei District Archives, Shanghai Zhabei District local history office. Impression of Zhabei old building[M]. Shanghai: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2015.

- [10] 陈宏. 岁月印痕——穿越百年闸北[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

CHEN Hong. Impression of ages: Zhabei through one century[M]. Shanghai: Shanghai Dictionary Press, 2010.

- [1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上海市闸北区委员会, 闸北区苏河湾建设推进办公室. 百年苏河湾[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11.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of Shanghai Zhabei District, Su River Construction Promotion Office. One hundred years of Suhewan[M]. Shanghai: Oriental Publishing Center, 2011.

- [12] 姚凯. 品读苏河湾[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YAO Kai. Suzhou creek[M].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4.

- [13]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老北站地区风貌保护研究及城市设计[R]. 2017.

Shanghai Tongji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Institute. Old North Station Area protection assessment and urban design[R]. 2017.